

凭栏

张秀云

城市里没有真正的栏杆，楼挨楼楼挤楼，阳台还被玻璃窗防盗网层层困着，你站在那里，根本生不出凭栏的诗意，能生出诗意的栏杆，怎么也得开阔些，放眼望出去，云水茫茫，江碧如练，再不然，有远山也行，有大漠孤烟也行，反正不能太逼仄，狭促的空间有碍诗意萌生意念驰骋。凭栏的心，也不能太跌宕，像辛弃疾那样愤青不行，磨好了剑喂好了马，就等着去沙场拼命，又偏偏捉不到机会，气呼呼登上楼头，栏杆拍遍，拍得手心肿老高，那样不好，心火太胜，不宜凭栏，尤其是危栏，若想不开，一头扎了下去，毁了青山，哪里还指望柴烧？哪里还能驱逐胡虏？他那凭栏里，无人会意的孤独感也太盛，可这世间，伯牙常有而子期不常有，要不怎么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呢。不如干脆下楼来，醉饮去罢，一醉能解千般愁，凭栏只能愁上愁。

稍微带点惆怅倒是可以的。登上楼头，凭栏远眺，天那么高，水那么长，心里总会有些不同，总会有一点惆怅，生一些虚无出来是人之常情。看那青山长在绿水长流，宇宙如此宏阔苍茫，这其中，人算什么呢，人生算什么呢，不过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，蜗牛角那么丁点大的场地，还抢抢夺夺拼拼杀杀，为了底事？这么思量一下，也没什么不可，本来如此嘛，不过浅尝就行，有三分怅惘够了，别太深思，深究就没意思了，就不愿回到那个纷扰繁杂却也温暖的人世间了。还是想想别的吧，比如故乡。凭栏很适合思乡。故乡的佳人，多久没见了呢，此刻，或许，她也正妆楼凝望呢，斜倚栏杆独自愁，我思君处君思我，那天际的归舟，她都误认了好几回呢。这么想着的时候，恰好一只燕子飞过去，丢下几粒呢喃，恰好一片柳丝拂过来，新绿直逼人眼，凭栏的你心就软了，就思归了，快点回家吧，来时陌上花如锦，今朝楼头柳又青，春信转眼好几度，再不回家，她都要老了。

月光下凭栏，窃以为是最有诗意的。最好是秋月，秋不太深，凉意不太重，夹层的青衫还受得住。圆月东升，冷露霏霏，木栏杆和扶栏杆的手都带着露的微潮，月色融融泄泄，把衣裳把眉毛都染白了。当是深山古刹，夜静山空，远方重峦的弧线依稀，钟声适时地敲那么几下，秋虫适时地啾啾那么几声，桂花适时地袭一点暗香过来，这时候，你捧一盏热茶，小口小口地喝，什么也不想，只看看楼头的明月，看看栏杆外这个皎白的世界，在这个宁静的世界里放空自己，放松自己。如此滋味，细细体察，当是人间清欢也。若嫌它太素太寂寥，就来一点笛声——一定得是笛，而且得是那种慢拍的舒缓的曲子，宁静的抒情的那种。不能是箫和埙，箫和埙都太沉太暗了，只有笛声够亮，清且亮，压得住秋月和危栏的那一层薄凉。吹笛之人，还得离得远一点，退一步为听，最好隔着一条溪或一片林，让音乐隐隐地飘过来，才不致喧宾夺主。贾府里的那个老太太懂享受，记得有一回，好像是中秋赏月吧，她就让戏班里的小孩子去吹笛，且指定位置，要到远处一片桂花林里去吹。凭栏闻笛，有月有香有团圆，这样的好日子，怎不让人恋念呢，只可惜，只可惜，月要落，曲要终，人要散，最后的大观园，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了……

还是别找什么栏杆了，没事凭什么栏呀？吃罢晚饭，在阳台小站一会，看看前楼那两口子有没有又对孩子进行混合双打，就去洗那堆脏衣服吧，还得准备明天的早餐，花生黄豆泡上，香肠胡萝卜切丁木耳切丝，预防禽流感鸡蛋得洗干净，明个早点起，吃蛋炒饭饮豆浆吧。

光波
曹友香 摄

人到中年

秦芹

三十九年前，在春意浓得化不开的农历三月，母亲用她喜爱的方式，将我安放到了美丽的人间。从此，我与春风、鲜花和一切美好的事物相伴、成长。

转眼间，已是奔四的人了，人到四十而不惑。不惑，即是能明辨是非而不受迷惑。这应该是岁月沉淀和历练的结果。

时间，不紧不慢，不骄不躁，平静如水，却能洗清浮世尘埃，改变和验证着一切。我们赤条条地来到人世间，最初都是一样的纯净无邪，如同一页素笺。无奈要吃五谷杂粮，要食人间烟火。人间就是一个大染缸，将一切素白染成五颜六色，炼化成各种模样；人间演绎着各种角色，生且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。

曾经无知懵懂，曾经年少轻狂，曾经壮志凌云。一路或许风平浪静，又或许跌宕起伏。如今却越来越小心谨慎，不再执着那最初的追求，变得清静坦然甚至沉默寡言，淡看世事轮回。这就

是生活，是身不由己的改变，是无可奈何的迁移。这些变化，是规律，也是必然。

当一个曾经热情如火的人变得温婉沉静，是因为心态逐渐的平和；当一个满腹柔肠的人，变得冷漠无情，是因为岁月更迭的打磨；当一个古道热肠的人，变得波澜不惊，是因为世事无常的蹉跎。所以，人到四十，便是中年。整个身心，经过岁月洗礼，留下的是宽度，是深度，是醇厚的人情，是豁达的格局，是耐得住性情的不骄不躁。

如果把人生划分为两个阶段——前半生和后半生，最好的分界线应该是四十岁。四十年，我们从一无所知的新生命到对世界的不断认知，再到对不同目标的追求，已经走过一半长长的路。这条路一走就是几十年，路上有鲜花，有甜果，也有风雨、泥泞，甚至荆棘、坎坷。不管是一路芳华，还是满地鸡毛，不论是我们想把控命运，还是命运改变了我

们，这一路，我们义无反顾，我们策马扬鞭，我们一身江湖，我们激情飞扬。这一路，经历风吹雨打，尝遍酸甜苦辣，体会世事无常。回望时，我们内心沉淀，诸事释然，无惧艰难；回望时，我们心怀柔软，淡看荣辱，珍惜遇见。

中年，是人生中最恰当的年纪。可以是经历前半生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的分界线，也可以是面对后半生泰然处世、看清得失的分水岭。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先生，在他《给40岁的崭新开始》里写道：“把40岁当作人生的第二次生日，向耀眼的70岁进发吧。”让四十岁成为自己的一个崭新开始，来打造七十岁的耀眼宫殿，营建一个光辉的晚年。这样的决心，这样的人生规划，真的震撼人心。

是啊！要给以后的人生制定一个新的目标，把生活定位到更高层次的追求，然后轻松而愉悦地上路。在逐渐西沉的斜阳里，在时光无情的流逝下，在必须经历的下坡路上，在即将老去的归程中，让我们来一场逆袭。着眼未来，珍惜当下；不负岁月，善待自己。以最优雅的方式，以最饱满的姿态，创造更加丰富的人生境地，活成自己期望的模样。

精细菜。以前馆子里炒盘“水芹肉丝”，经常是水芹里寻肉，现在则变成肉里找水芹。

家养水芹少了，小城人自然将眼睛盯在了河滩上那年年长得郁郁葱葱的野芹上。不知是谁先尝了鲜，野芹更香更脆更销魂瞬间传开。无消说，自那开始，一到春天里，成群佳丽蜂拥河滩，蓬蓬勃勃的野芹一棵棵进了女人们的花篮子。

不被待见的野芹菜，不但被端上了餐桌，而且在坊间声名远扬，甚至有人把它当成了保健食材，说是食用可降压安神、润肠通便，愈发让人垂涎欲滴。登上饭桌的野芹，就像是野丫头穿上了旗袍，就这点野性，也是让人爱不够。

如今，随着开往各地的火车呼啸进小城，“野丫头”更是飞上枝头变凤凰——不仅借着东风络绎不绝飞向各地，还带着光耀门楣的荣誉感，让身价难以抗拒地翻了几十倍。

野芹

潘爱娅

穿城而过的龙眠河上段，除梅雨季节外，常年少水。唯有河中心几条细溪，交欢分流，缓缓唱着小歌。细溪两面裸露着河滩，一直被丰美野草铺成碧绿一片。小河坝上，已然柳媚花丽、鸟啾莺啼。河滩也褪去了枯黄，嫩草油葱茏蔓延。

“春风向杨柳，葱事尽风流。”河岸的杨柳娉婷袅娜，路旁的春花引蝶招蜂，浪漫得惹人嫉妒。是日，阳光和煦，佳丽们来了，穿红着粉，如花蝶儿般扑向河滩那片碧玉草毯。折细腰，移微步，纤纤玉手在草毯上不停地舞动，掐着那嫩妖妖的野芹菜。

小城人喜欢说一些妙语，

比如“南风不如北风凉，水芹没有野芹香”。曾经上不了台盘的野芹菜摇身一变，竟成了小城女人们的大众情人。瞧那河滩上掐野芹的丽影，就知道这野芹多么受欢迎。

水芹是小城的特产，生长在温泉水里的水芹，无须怎样费心培养，自然生长，脆嫩清香，享誉全国。然而，在交通和宣传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年代，水芹菜因为丰产和价廉，是好吃又被吃怕了的一味家常菜。家芹都吃不完，更不消说那河滩上的野芹，自古便入不了小城人的眼。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下来，芹菜田越来越少，水芹越发成为一道不可多得的